

# 大圣慈寺九十六院新考

冯修齐

《佛祖统纪》称：“唐元(玄)宗幸成都，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敕建大圣慈寺，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并书‘大圣慈寺’四字额。”九十六院的名称分别是什么？历史上没有完整的答案。

最早和比较集中记载大圣慈寺寺院建筑名称的，见于范成大的《成都古寺名笔记》。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宋代吴郡(治今江苏吴县)人，绍兴进士，淳熙元年至三年(1174—1176年)任四川制置史，知成都府。大圣慈寺的兴建，距此最多420年，而壁画是在唐、宋两代逐步完成，故他所掌握资料相当可靠。记中提及，大圣慈寺寺院建筑上绘有壁画者共43处：

前寺 普贤阁 鲜于院 百部院 千部院 白马院 承天院 中寺 中佛殿 文殊阁 古华阁 华严阁 文殊阁院 西大悲院 大将院 药师院 瑞像堂 六祖院 保福院 大轮堂 极乐

院 四绝堂 石像院 慧日院 吉安院 寿宁院 东观音堂 土地堂 华严院 兴善院 西林院 大悲阁 宝胜院 揭谛院 弥勒院 锦津院 东律院 灌顶院 如意轮院 楞严院 甘露寺 承天院 超悟院

清光绪《华阳县志》卷二十一《寺观》载：“治东城内大慈寺，唐元宗时建，今废。”此书录大圣慈寺寺院建筑共有43处，与《古寺名笔记》所载数量相同，名称略异：

楞严院 雪峰院 寿宁院 鲜于院 百部院 千部院 三学院 白马院 承天院 西大悲院 大将院 保福院 极乐院 石像院 慧日院 吉安院 华严院 兴善院 西林院 揭谛院 宝胜院 弥勒院 锦津院 灌顶院 如意轮院 超悟院 石经院 水陆院 六祖院 如意轮正觉院 大轮堂 四绝堂 东观音堂 土地堂 东禅堂 西

成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转引自《朦胧的理性之光——西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研究》第52页)。那么，可以推测3000年前的古蜀金沙先民正是沿用这类思维原则，在“太阳神鸟”金饰图中有意让太阳与大鸟(也是太阳)相互逆向旋飞，从而对他们的“阴阳”理念作了一次成功的形象化的表达。

人们熟悉的道教太极图，在圆中用黑白双鱼表示“阴阳”二气之间存在“阳极必阴，阴极必阳”的辩证关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二元逆向旋飞或轮回、转化，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的本质是一致的。只是后者，即“太阳神鸟”显得更直白更浅显一些。

总之，用古彝医占卜图可以佐证现今“太阳神鸟”展示的方位，符合古代“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观。用古彝医占卜图中的“阴阳”理念，可以解释金饰图中太阳和大鸟为何相互逆向旋转。“太阳

神鸟”是包含着“浑天说”信息的太阳的“生命之轮”。

参考文献：

1. 李冬耕、贺廷超：《彝族医药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2. 廖伯琴：《朦胧的理性之光——西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罗家修：《古今彝历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4.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5. 彭元江：《小凉山彝族传统科技之光——四川乐山地域彝族传统科学技术初探》，乐山市科委、乐山市民委、乐山市科协联合资助研究项目，2000年。

作者：乐山市科技局退休副研究员

## 成都大慈寺



手绘古大慈寺全景图(选自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刊)

禅堂 普贤阁 文殊阁 大悲阁 金绳阁 华严阁 清风阁 多宝塔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之《杂考篇·大慈寺》载:

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对大圣慈寺九十六院曾大力考索,考得者有下列七十二院:

大圣慈寺 前寺 普贤阁 鲜于院 百部院 千部院 白马院 承天院 中寺 文殊阁 华严阁 文殊阁院 西大悲院 大将院 药师院 瑞像堂 六祖院 保福院 大轮堂 极乐院 四绝堂 石像院 慧日院 吉安院 寿宁院 东观音堂 土地堂 华严院 兴善院 西林院 大悲阁 揭谛院 宝胜院 弥勒院 锦津院 东律院 灌顶院 如意轮院 楞严院 甘露寺 承天院 起悟院 石经院 三学院 僧伽和尚堂 崇福禅院 崇真禅院 竹溪院 维摩诘堂 观音院 炽盛光院 经楼院 资福院 嘉佑院 玄宗御容院 念经院 中和胜相院 玉溪院 延祥院 大将堂 揭谛堂 正觉院 水陆院 雪峰院 应天寺 萧相院 方丈院 多利心院 超悟院 宣梵院 严净院

以上统计仅有71处。此书2006年修订版已修订为71院。大慈寺2004年4月重新开放后,笔者对此七十一院重加考证,认为这“七十一院”中,有不应该列入“院”者五处:

大圣慈寺,由前寺、中寺、后寺(虽未见记载,然既有前寺、中寺,必有后寺)组成,共九十六院。大圣慈寺为其总称,不应列入院名。

前寺,为大圣慈寺的前面部分。内有多宝塔(《古寺名笔记》:“前寺多宝塔壁,画《地狱变相》”)、石经院(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前寺石经院《天王部属》,并公佑笔”)等,不应列入院名。

中寺,为大圣慈寺的中间部分。《古寺名笔记》

载:“自中三门北至水陆院,东至如意轮、正觉院,系高力士同僧英干建。”内有大悲院(《益州名画录》:“中寺大悲院门上,范琼绘《阿弥陀佛》及《四菩萨》”)、六祖院(《益州名画录》:“……中寺六祖院傍《药师经变相》,并忠义笔”)等,不应列入院名。

甘露寺,是寺不是院,不应列入。

应天寺,不在大圣慈寺范围内,不应列入。

“七十一院”中,重复列入的六处:

承天院,重复列入。

文殊阁,应在文殊阁院内,重复列入。

华严阁,应在华严院内,重复列入。

起悟院,应是超悟院,因“起”字与“超”字形相似而误置,重复列入。

揭谛堂,应在揭谛院内,重复列入。

大将堂,应在大将院内,重复列入。

这里所指的“院”,应是大圣慈寺中的组成部分,或是此寺附近相对独立的、小于此寺并从属于此寺的建筑群(院的间数或多或少)。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载:“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虚八千五百二十四间。”根据以上诸多资料作为本证和旁征考订,上列“七十一院”的阁、堂应除去。“七十一院”除去五处不应列入的,六处重复列入的,以及院中的阁、堂九处,实际只有五十一院了。

佛寺中的院,也可指具有特定内容和特殊功能的自然院落,如清代的新都宝光寺即有舍利塔院、禅堂院、戒堂院、罗汉堂院等十六院。循此例,大圣慈寺“七十一院”中的普贤阁、瑞像堂、大轮堂、四绝堂、东观音堂、土地堂、大悲阁、僧伽和尚堂、维摩诘堂,可正名为普贤院、瑞像院、大轮院、四绝院、东观音院、土地院、大悲院、僧伽和尚院、维摩诘院。再循此例,《古寺名笔记》所列的古华阁可正名为古华院,清光绪《华阳县志》所列的东禅堂、西禅堂、金绳阁、清风阁、多宝塔,可正名为东禅院、西禅院、金绳院、清风院、多宝塔院。这些可以作为考订大圣慈寺五十一院的重要佐证。

此外,《古寺名笔记》所列的“甘露寺”,笔者认为“寺”字当是“院”字之误。因为这处佛寺院落的确存在于大圣慈寺内,名叫“甘露道场”(宋人文同《楞严院画祖记》:“僧惟中……示灭于大慈寺甘露道场”)。甘露道场即甘露院。因此,甘露寺可正名为甘露院。

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所录“七十一院”，按照逻辑推理，凡处所命名的相对性原则，有“前”当有“后”，有“左”必有“右”，还应该补出遗漏的两院：

西律院：九十六院中既有东律院，必定有西律院。（大圣慈寺为唐宋时成都最大的佛寺，仅东律院是不能满足僧众受戒和学律的，故有两座律院存在。）

东林院：九十六院中既有西林院，必定有东林院（江西庐山有东林寺、西林寺，东林寺更负盛名）。

有人会问“七十一院”中有西大悲院，为何不增加东大悲院，有东观音堂，为何不增加西观音堂呢？答案也简单，因为已有大悲阁和观音院与之相对了。

以上共得十八院，加上五十一院，大圣慈寺共有六十九院。

上列有关成都大圣慈寺九十六院的资料，来源于范成大《古寺名笔记》、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和清光绪《华阳县志》、民国《华阳县志》。这些资料最早的距大圣慈寺建成也有300多年。不过，笔者认为，考证必须借助多种手段和资料，比如近人罗元黼辑《蜀画史稿》一书，是一部关于四川古代绘画的史料，采自汉唐至明清的有关典籍。其中宋代成都府双流县人邓椿所撰《画继》一书，为大圣慈寺九十六院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笔者考证，大圣慈寺九十六院应还有：

大慈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唐·张立》：“成大慈院，有张立墨竹画壁。”大慈院当为大圣慈寺的首院。

宝相院、青莲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李蕃》：“蕃，字元翰，成都人，宝相院门《天王》二壁，实出其手……翻《天王》二壁于青莲院门。”

金地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李时泽》：“时泽，遂宁人。初为僧，受业于成都金地院。”

正法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释道宏》：“成都正法院堂有所画《高僧》。”

不动尊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释祖鉴》：“祖鉴，成都僧，住不动尊院，师智平，画观音，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观音》”。

柏林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释虚己》：“虚己，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图轴传世。”

四天王院，见《蜀画史稿》上篇《宋·释智永》：“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长于传模，宛然乱真。”

广福院，见《益州名画录》卷中《能格上品十五人·孔嵩》：“嵩于广福院画《龙》一堵。”

以上九院，看来是独立的，但它们从属于大慈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院名前省略“大圣慈寺”四字，在唐宋有关大圣慈寺的文章中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李德裕《资福院记》、侯溥《寿宁院记》、苏轼《中和胜相院记》、郭印《超悟院记》，这些颇有影响的文章，均在院名前省略了“大圣慈寺”四字。

大圣慈寺五十一院，加上十八院，再加上这九院，大圣慈寺已知名的就有七十八院。还有一些不知名和本无名的院，九十六院是确实存在的。兹列成都大圣慈寺九十六院新考之七十八院：

大慈院 普贤院 鲜于院 百部院 千部院 白马院 承天院 华严院 文殊院 西大悲院 大将院 药师院 瑞像院 六祖院 保福院 大轮院 极乐院 四绝院 石像院 慧日院 吉安院 寿宁院 东观音院 土地院 兴善院 西林院 东林院 大悲院 揭谛院 宝胜院 弥勒院 锦津院 东律院 西律院 灌顶院 如意轮院 楞严院 甘露院 石经院 三学院 僧伽和尚院 崇福禅院 崇真禅院 竹溪院 维摩诘院 观音院 炽盛光院 经楼院 资福院 嘉佑院 玄宗御容院 念经院 中和胜相院 玉溪院 延祥院 正觉院 水陆院 雪峰院 萧相院 方丈院 多利心院 超悟院 宣梵院 严净院 宝相院 清莲院 金地院 正法院 不动尊院 古华院 东禅院 西禅院 金绳院 清风院 多宝院 柏林院 四天王院 广福院

考证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能“想当然耳”；需要不断地假设——求证——反思——再假设——再求证……多次反复，循环上升，以臻完善。愿闻诸师友之赐教。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大慈》杂志执行副主编



大慈讲场